

政府補助杯水車薪 保護力度不及消亡速度

承傳者多貧老 非遺前景堪憂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尚未普及時，廣大民間世代相傳的文化是靠民間藝人身口相傳。他們是一位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才華在身、技藝高超。數千年來，他們是一直活躍在民間的歌手、畫工、舞者、戲人、說書人、工匠。黃土地上燦爛的文明集粹般地表現在這些人身上，並靠着他們

們透過一個姿態、一種腔調、一種手法記錄着古樸的文化源頭。香港文匯報記者一行3人，花費一個月時間，走訪了河南境內多位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代傳承人。這些傳承人大多居住在山區和貧困偏僻的鄉村，很多傳承人生活的窘迫現狀令人心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解詠荃、周小舟、陳靜 鄭州報道

非遺 前景堪憂

話你知 中國擁最多「非遺」

非物質文化遺產(英文: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定義，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底，中國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總數已達36項，成為世界上入選「非遺」項目最多的國家。

中國近年來非常重視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有關項目載於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是經國務院批准，由文化部確定並公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參考來源：百度百科、新華網

據了解，截至2011年11月

非物質文化遺產依托於人的存在，通過身口相傳，代代繼承，使古老的聲音、形象和技藝能夠在時間長河裡流傳下來，傳承人被稱為「活着的寶貝」。隨着時代變遷，傳承人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巨變，傳承人銳減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的最大憂患。非遺的真正瀕危是由傳承人的瀕危帶來的，隨着他們漸入高齡，如果仍沒有繼承者，那這些珍貴的文化就會消失。

這次走訪鄉間，記者接觸到了多位傳承者，表面上看去都是普通人，但對祖先所傳授的技藝都深深鍾愛，甚至到了癡迷的程度。老藝人年邁力衰，再加上這一學徒時間長、生活清苦、效益差，很多年輕人不願再接手祖傳的手藝，有些項目都出現了「師傅空山作，徒弟無處尋」的淒涼景象。

貧居深山處 窯洞作展覽 ——剪紙技藝者任夢倉



73歲的任夢倉，雖被確定為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不過生活依然很貧困。圖為他在自家的簡易展覽室中展示自己的作品。

記者在走訪非遺傳承人的過程中，除了對他們精湛的技藝歎為觀止外，更對多數傳承人貧瘠的生活現狀深感

心酸。由於大部分傳承人都生活在窮困偏僻的山區，要麼靠種地為生，忙於生計而疏於傳承技藝；要麼靠兒女接濟，但兒女也大都貧困，生活條件往往惡劣到普通城市人無法想像的地步。

在河南省豫西陝縣西張村鎮廟上村，記者在簡陋的地坑院(一種下沉式的農家院子)中，見到73歲的南溝剪紙傳承人任夢倉老人。任夢倉和老伴員月英都是少年時代就繼承了剪紙絕活，目前是南溝村剪紙剪得最好的人，獲獎無數，但他們居住的地坑院卻十分簡陋。

2008年，任夢倉老人被確定為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但二老的生活一直貧病交加。每年靠剪紙只能賺兩三千塊(人民幣，下同)，剩下的要靠兒子接濟。據了解，任夢倉老人患有心臟病，去年一次病危險些沒好起來，在搶救室住了十多天，高額住院費讓一家人雪上加霜。信仰基督教的員月英整日跪在耶穌像前祈禱，「我有一個願望，就是他能夠好起來，我們還能一起剪紙唱曲。」

兩位老人的各種剪紙獲獎證書多得能鋪滿床鋪，但令人心酸的是這些榮譽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多少福祉。為了拓寬銷路卻又缺乏資金，任夢倉只能在自家的地坑院窯洞裡開設一間十分簡陋的「展覽館」，一幅幅裝在簡易塑料袋中的精美剪紙上覆蓋着厚厚的塵土，當中最大的一幅要價只有80元，而在當地政府花費20萬元修建的展覽館中，同樣大小的作品可以標價到數百元。淳樸善良的夫婦倆坦言，拮据的家庭情況根本不允許他們增加成本包裝後再出售剪紙，只能盼着有人登門取畫。幾個子女也多少會剪紙技藝，但都選擇到城裡打工，沒有人願意呆在鄉下以此為生。

而在記者採訪的十多位傳承人中，像任夢倉老人一家勉強度日的佔絕大多數。

徒弟急功近利 粗淺技術賺大錢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產權意識的缺失正在將這些老藝人越來越推向市場邊緣。經過媒體報道後，曾有一些城市人慕名前去學藝，淳樸的任夢倉來者不拒，先後收過八個徒弟，但這些門徒中急功近利者居多，在掌握了一些粗淺技術後便回到城市，隨便剪剪再配以漂亮包裝後高價賣出。

藝人紛轉行 古腔瀕失傳 ——大弦戲傳人戴建平



據介紹，唐宋時期大弦戲全部禁錮在皇宮高牆內，為皇室專用。圖為濮陽大弦戲。

河南的眾多非遺中以傳統戲曲為最突出部分。20世紀60年代，河南由劇團演出的戲曲有60多種，而這一個數字到今天已經減少一半。據統計，河南很多地方的傳統戲曲就剩下一兩個劇團能唱了。

記者在豫北濮陽縣見到了國家非遺「大弦戲」傳承人戴建平，談到大弦戲的傳承，老人憂心忡忡。戴建平今年62歲，可能是目前中國唯一能掌握唐宋大曲、元明諸聲腔的人。大弦戲早在2006年就被確定為國家首批非遺，但是當地年輕人寧願外出打工，也不想學戲。現在劇團內各行當青黃不接，大多劇目、曲牌失傳，加上古曲複雜難學，大弦戲已經處在消亡邊緣。讓老人最遺憾的是，自己的兒子兒媳雖跟他學藝多年，但最後迫於生計也轉行到文化館工作，只有劇團需要時才參與演出。戴老稱，由於劇團收入低，不斷有藝人改行，堅持留在劇團的演員也都是「看看再說」。

據了解，河南汝南的羅卷戲也如大弦戲的命運如出一轍，可歌可嘆。據長期從事羅卷戲保護工作的孫三介紹，很多羅卷戲藝人都已八九十歲高齡，目前在世的大都生活在農村，或病或癱，大都只能靠低保為生。



這位被人們稱為「尚房氏」的民間藝人，她頭上的頭巾是自己製作，極為罕見。 喬台山攝



浚縣農民藝人毛全恩，從十幾歲學做木質的槍刀劍戟，拿到浚縣正月廟會上賣，一桿木槍賣幾分錢到一兩元錢，堅守着貧窮和祖宗遺留。 喬台山攝



很多傳承人生活的窘迫現狀令人心酸，「人死藝亡」的事情時有發生。

藝術不離草根 農村提供土壤

記者採訪了河南民間藝術家協會副主席喬台山。喬台山多年來整理搜集河南境內的民間藝人資料，對非遺的保護頗有研究。

在喬台山看來，很多非遺只有在農村這樣的土壤裡才能生存。「農民對藝術的渴望令人感動，逢年過節農村就有廟會，民間藝人在大冷天的麥地裡就能專注演出。」喬台山說，傳統戲劇是生長在民間的，觀眾就是普通老百姓，它的發展離不開滋養它的土壤。但是現如今，不少國營劇團唱一齣戲普通百姓都看不起，脫離了群眾。但是民間的草根戲班

非常受歡迎，按照農村習俗，過節許願、還願、紅白事都邀請戲班子，戲班子便宜，有的管飯就給唱，很受歡迎。

在喬台山看來，只要有一點陽光、水分和土壤，民間藝術就會像野草一樣長起來。很多寶貴的民間藝術還沒有被發現，或者發現了沒有條件申報。「按照當前的申報程序，非遺項目申報需要很多錢的，很多藝人都出不起這個錢。」

「河南的布老虎非常有名氣，雖然沒有申遺但市場發展很好，還有更珍貴的文化遺產根本還沒

有被世人所知，比如陝縣的錘草印花技藝，是古老的染布技術，我們剛剛發現，目前會這門技藝的只有一位60歲的老太太了。」

年僅補助一萬 支持力度不足

喬台山表示，「隨着時代變遷，大多數的非遺都會被邊緣化，我們目前能做的只有搶救，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或者說是暫時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壯大它們。我們只能盡可能地延續它們的生命力，保護傳承人。」喬台

山同時也直指，傳承人的保護是需要資金投入的，「起碼生活要過得下去，才有精力去做發展」。

據了解，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補助標準是每人每年一萬元，不過包括河南省在內的很多省份都沒有制定省市縣各級非遺傳承人的補助標準，很多非國家級的傳承人的生活更是難以為繼。而即便是所有非遺傳承人都能領到每人每年一萬元的生活補助，但這個渺小的數字與非遺傳承這個重大命題放在一起，聽起來卻顯得那樣杯水車薪。

馮驥才：留住人 才能留住藝

從事傳統文化保護與開發的河南省產業文化研究院院長戴松成認為，保護非遺，首先要保護傳承人。戴松成說：「現在中國文化傳承上最嚴重、最可怕、狀態最不好的就是非遺。如果看不到文化危機，就談不到文化責任，沒有文化責任就不會有文化自覺，而沒有文化責任和文化自覺就難以做到文化擔當和文化堅持。」戴松成告訴記者，民間藝人才是真正能達到文化堅持和文

化自覺的一部分人，「人家不堅守也是可以的。」

2008年2月，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公佈之際，公眾就遺憾地發現，在551名傳承人名單中，已有兩位在評定期間謝世。縱觀文化部公佈的第三批傳承人名錄，入選年齡大都在六七十歲；再瀏覽各省級傳承人，耄耋翁媪者大有人在，年富力強者甚稀。「傳承人現在苟延殘喘，後繼乏人，都在

慘淡經營。這些傳承人目前都憑借這自己的文化自覺，憑着自己對非遺的熱愛和責任心堅持到死，死了以後怎麼辦？一個手藝一輩子從老祖宗那裡接過來自己又幹一輩子，人才怎麼培養？」戴松成對傳承人的保護很是擔憂，因為保護的力度根本趕不上消亡的速度。

傳承人是非遺靈魂

「對傳承人的保護絕非一時之

舉，目前急需構建一個成熟、科學的傳承人的長效機制，一方面能夠賦予非遺項目以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給予傳承人一個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多年來，社會各界並為停止關注和參與民間文藝搶救工作。著名作家馮驥才曾說，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靈魂，如果沒有傳承人，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根本不會存在。留住人，才能留住藝，留住文化之脈。如何保護文化生態環境，尋訪日漸稀少的傳承人，培育文化傳承新生力量，應當成為我國社會各界不遺餘力搶救非遺的重要課題。